

北京农村小小说选



7.7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北京农村小小说选

《北京日报郊区版》编辑部编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书名题字：李 铎
封面插图：李耀林
责任编辑：熊曾眷

北京农村小小说选
《北京日报郊区版》编辑部编

*

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建新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8万字

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000 定价：0.65元

统一书号：10265·001

小小说是个大事业

《北京农村小小说选》序

刘绍棠

短篇不短，读者生厌，小小说于是应运而生。

小小说名目繁多。有叫微型小说的，有叫一分钟小说的，还有叫一袋烟小说的；无非是标明其短小，而与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有所区别。

小小说也并非进口洋货，中国古已有之。因此，小小说也要首先继承和发展民族风格。

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中的若干篇章，如《论语》中的《长沮桀溺耦而耕》，《孟子》中的《齐人有一妻一妾章》，都可以做为小小说来读。《世说新语》更值得借鉴。尤其要精读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
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，只有两千六七百字，刻划出一个具有高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，是小小说中的大手笔之作，传留久远的经典之作，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显要位置。

篇幅虽小，意义重大，思想和艺术价值很高，才是小小说的上品。

初学写作，往往从小小说开始，我便是从写小小说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小说选集《青枝绿叶》中，就收入了我

三十多年前创作的几篇小小说。

从写小小说起步，锻炼选材、构思、布局和斟字酌句的能力，为以后创作篇幅更大的作品打下坚实的基础，小小说好象是文学创作的初级产品。但是，也有不少享有盛名的作家，在创作了大量的鸿篇巨制之后，又写起了小小说，而且不乏佳作，小小说又好象是文学创作的返朴归真，出神入化。近年来，老作家孙犁和秦兆阳，便是如此。可见，小小说最能体现文学创作由简入繁出简的艺术规律。

因而，不能轻视、贬低小小说创作，小小说创作更不能草率从事。

小小说是个大事业。

《北京日报郊区版》的《喜鹊》副刊，是发展和繁荣北京农村题材小小说的丰收的园地。创刊以来，发表了几百篇作品，栽培了数十名作者，其中一些作者已经为北京文学界所看重。这又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，我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上生根、发芽、开花的经历。任何一种报刊，只有既出作品又出作者，才能兴旺发达，才是积德行善。

《喜鹊》副刊的农村题材小小说的特色，除了短小，首先便是从各个角度，迅速反映改革中的京郊农村的新风貌，表现京郊农民在改革中的新面貌，给人以信心，给人以力量。大多数作品充满生活气息，具有乡土风味，语言生动活泼，富有情趣。这些作品的作者，主要是京郊基层的农民和干部，就更为难能可贵。李艳梅的作品清新优美，王刚的作品别出心裁，王纹素的作品耐人寻味，王克臣的作品土而不俗，高国镜的作品质朴而有余韵，陈绍谦的作品稳步提高，胡永连的作品借鉴民间文学……。

当然，这些小小说中有的还存在着不小的缺陷，例如短小而精悍，图解政策意念，见事而不见人。今后，开采要广，开掘要深，注重刻画人物，讲究语言艺术，才能开创北京农村题材小小说创作的新局面。

我们运河滩的乡亲有一句谚语：秤砣虽小压千斤，人小骨头重。小小说要以小见大，出奇制胜，才不会沦为小摆设，小玩艺儿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北京日报重视智力投资，决定出版《北京农村小小说选》，推动北京农村题材小小说创作的百花齐放，提高北京农村题材小小说作者的创作水平，令人喜出望外。

我为这本小小说集写序，义不容辞，责无旁贷。

我是写小小说出身，最近又在试笔，将来还想全力以赴。所以，这本小小说集中虽然没有我的作品，我却认为自己也置身于北京农村题材小小说作者的队列之中，并引以为荣。

1984年7月9日

目 录

换 种	孟广臣 (1)
婆 婆 会	张溪芜 (3)
醉人的岁月	谭裕国 (6)
“四舍五人”	楚学晶 (8)
李家院儿	郭利 艳华 (12)
待 姑 爷	胡永连 (14)
心 曲	王克臣 (16)
送 别	王纹素 (19)
菜园子张青	金卫红 (21)
小河流水	郭中成 (24)
高 嫂	高国镜 (26)
新 愁	魏 强 (29)
远去的背影	李艳梅 (31)
夜 趣	刘 强 (34)
月 秀	刘光裕 (37)
小 两 口	张国安 (39)
老柳树下	王凤梧 (41)
文 凭	顾宝华 (43)
春天所给我的	胡俊祥 (45)
梧 桐 花	李艳梅 (47)
九 件 衣	贾 英 (49)
路 口	王 刚 (52)

我们的生活似蜜甜	宏 志 (55)
中秋月	李青山 (57)
占英改嫁	胡继山 (61)
避暑佳话	王德恒 (65)
二大妈下坡	赵宝华 (67)
编菜浅儿	李克山 (70)
“最后一次”	郭凤君 (72)
带“·”的信	王 刚 (75)
亮晶晶的小星星	邢一中 (77)
谎 花	武修文 (81)
飞 燕	于建国 (83)
叫 娘	沈金玉 (86)
刺 玫 瑰	高国镜 (88)
婆婆——妈妈	王振国 (90)
山 丫 头	王纹素 (92)
奖 金	陈玉泉 (94)
雨洒美人蕉	邢一中 (96)
傻大爷买驴	胡绍先 (99)
喜 帐	王志刚 (101)
窗 口	刘崇慧 (103)
村 口	丁仕明 (105)
沾 光	宋英成 (107)
不 了 情	刘崇慧 (109)
师 傅	于连贵 (113)
刘 校 长	杨正棠 (115)
下大礼的那天	王长青 (118)
娘 家 妈	陈绍谦 (121)

垫 话	张纪鹏 (123)
关不住的小鸟	刘 祥 (125)
家庭病房	曹建玲 (129)

换 种

孟 广 臣

春天活儿忙，八合老汉家吃过晚饭的时候，从东山口那边已经升起了圆圆的月亮。八合老汉一边摸着烟袋锅装烟，一边对闺女春兰说：“一会儿你去志文家，跟志文说说，咱也换他点玉米种，这两天好多人跟他换哩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春兰一扭脸。

春兰妈翻了老头子一眼：“你自个儿咋不去？让兰子去，亏你还有脸说！”

八合老汉不言声了，低着头，抱着烟袋锅吧哒吧哒一个劲儿抽烟。

两年前，闺女跟志文搞对象，八合老汉曾把闺女骂了一顿，并威胁说：“往后，你再跟他来往，看我不砸折你的腿！”

那时候，他很看不起志文，说他：“庄稼人不象个庄稼人，文化人不象个文化人，家里穷得连买盐钱都没有，却整天买什么书看。念了十多年都没念出个什么前程，回来拉大地，还想中状元？他要能成气候，野鸡也能变凤凰哩！”

可是，两年后的今天，被他盖棺定论的人居然成了全大队、全公社，甚至是全县的注目人物。培育出的玉米种，一亩地能多产好几十斤，县科协请他去做报告。种地的也出

“状元”哩！八合老汉不得不刮目相看了。心里暗暗埋怨自己：唉！自己咋就是个木头眼镜——没看透呢！

今天，他让闺女去换种子，自然是有他的目的。谁想，闺女不去。他叼着烟锅沉思一阵，毅然地下了决心，说：“我去！”他让闺女去给他找口袋，灌玉米，春兰还是一扭脸：

“我不管！”说着，转身走了。

“唉！这丫头！”

春兰妈又翻了老头子一眼：“这怨丫头哩？哼！……”

八合老汉知道她们是在赌气，啥也没说，自己找条口袋灌了十几斤留做种子的玉米，搭在肩上，往志文家去了。来到志文家门口，刚要抬腿往里迈，又停住了，进去咋说呢？换了种子就出来么？他可不单单是为了换种，而是借换种为由，想跟他谈谈哩。从家走的时候他的勇气挺大，话儿都想好了：“志文，你跟兰子的事，过去都怨我老脑筋，你哩，该咋还咋办，甭计较我。”现在他想，人家若是记恨前仇，就是不说什么，“哼”一声，你这脸可往哪儿搁？

月儿钻进云层里，门前掠过一块浮影。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他曾看过的一出戏：一个员外，相中了一个才子，酒席宴前，当面许亲，他想，如今志文也是个才子，何不也用这个办法，把他请到家里去谈，不怕他不……对，就这么办！主意已定，这才抬腿往门里迈去。走到院当中，正要往屋里打个招呼，忽然从东屋传出闺女的笑声。他心里顿时喜得突突跳起来，笑声过后，就听志文说：

“你真调皮，快把种子背回去，别让大叔着急。”

“不，他说他要来哩，看他咋张嘴。”

八合老汉听到这里，心里有了底。种子也不换了，悄悄退出院门，急匆匆地朝家里走去。

婆婆会

张 溪 芜

春末，天气渐渐热了。午后，村口的老槐树投下浓密的树荫。沉闷了一冬春的“大脚”婆婆们，又恢复了“例会”。象往年一样，她们几个聚在一块闲拉淡扯，比妇联正式组织的座谈会热闹多了，而议论儿媳妇则是“会议”的“永恒主题”。

牛堡屯街上的人都知道，“小辣椒”孙秀荣是“婆婆会”的当然组织者。对付儿媳妇，她有许多绝招儿。去年开春，儿子玉生外出做工，儿媳淑慧去辅导一群媳妇们学纳纱。一个中午，淑慧没有按时回家做饭。她发现水缸里只剩下几瓢水，便舀出来倒在瓷盆里，泡上脏衣裳，然后把水缸撂倒在地上，上炕一躺“睡”了。淑慧回来一阵紧忙活，把可口的饭菜送到婆婆嘴边，还解释了一番晚归的原因。就这么点事儿，孙秀荣在“婆婆会”上炫耀了几个月。后来村里放电影《喜盈门》，几个婆婆都说自家的儿媳妇是“强英”，夸孙秀荣的儿媳是“水莲”。她听了却说：“什么‘强英’，‘水莲’，那都是瞎编的。当婆婆的是窝囊废，就别怨儿媳妇不孝敬……”

“嗯？咱们都到了，头儿怎么没来？”“小广播”刘玉英比手划脚地“吹”了一通：去年丈夫如何如何包鱼池，挣了

九百多块钱，儿子如何如何包地，拿了一千多元奖金。该轮到别人“吹”了，她突然问起孙秀荣来。

“说不定怎么了呢。”不知谁答了一句。

“不能啊！头两天刮风，我碰见她，她还说等风一停就找咱们聚聚呢！”

几个人一合计，决定登门“拜访”。

她们赶到孙秀荣家，推开院门一看，她正坐在枣树底下做纱活呢！听见门响，她敏捷地把撑盘往身旁一推，端起地桌上的茶杯。

“别装相啦！”刘玉英高喝一声，领着这帮“大脚”婆婆闯进院子。

孙秀荣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闲着没事，做几针纱活让淑慧瞧瞧，俺这手艺不比她差！”

“你这是放屁拉抽屉——遮羞脸儿。怎么样，让儿媳妇治了吧？在俺老姐儿几个面前，你算甭说嘴儿啦！”刘玉英的话挺厉害。

“话不能那么说，”孙秀荣不服气，“人家淑慧跟玉生包了三十多亩地，回家来还管做饭，喂猪，后晌熬夜做纱活。从过门到如今，对俺老是恭恭敬敬。人心换人心呢，俺再挑这礼那礼儿的，还让人家作情？”

“有这么点儿理。”不知谁附和了一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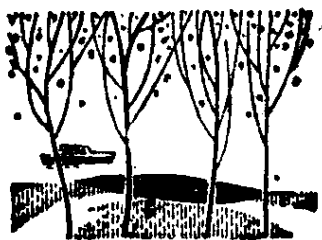
刘玉英泄气了：“这么说，咱这‘婆婆会’就散伙呗！”

“不能散，”孙秀荣用命令的口吻说，“这个头儿还得我当。这么着，咱们隔十天半个月的，就在我这儿聚聚，可不许再议论儿媳妇这不是那不是的了。说实的，人家家里家外地忙活，不容易，咱们得商量着怎么给她们腾腾轻儿。”

“哟！”刘玉英故作惊讶，“‘小辣椒’变成‘老窝瓜’了

啊！”

婆婆们听了禁不住格格笑起来。孙秀荣骂了句“小广播”，也跟着笑了，笑得溢出了眼泪……



醉人的岁月

谭 裕 国

葫芦棚上，花朵散发着阵阵清香；棚下，月亮洒下密密疏疏的清光。饭桌上，碟子里的腌鸡蛋飘游着醇厚的气味；酒杯里微颤着星点亮光。他在城里上班，两个月公休一周，照例要回家换换环境，解解心宽。

院里一堆待上棚的玉米气味，沁人肺腑。顿时，他感到饥肠辘辘：“靠刨土圪垯能挣几个大子儿？责任田，自留树，有啥用？”他端起杯，连喝两杯，嗓子越加干燥起来，好象不是坐在院子里，而是置身于荒野里，感到寂寞和孤独。一股无名火气迁怒于妻子身上。

“咣当”院门一响，儿子小利手拿一根木棍，急跑进来。两个月未见，孩子长高了，憨厚里显着精灵。他迷茫了，为自己的失态感到羞恧，急忙掩饰内心的慌乱：“啥时候啦，刚回来？”儿子说：“后坡看着红果哩，可密实啦，压得树枝打颤。妈说摘几个是小事，为的护着山楂苗，怕受糟踏，过年又是一片林。”儿子见他听得入神，接着说，“今年供销社说啦，价钱比往年高，没准上千块咧。”孩子不懂爸爸的心思，他哪是听得入神，分明在揣测与品味儿子的心情及话语的分量，如此小小年纪，张嘴敢提“千”字。相形之下，自己每月几十元的收入，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他怏怏地问：“你

妈呢？”“放秋水哩，准备播麦。妈知道您回来，吃的温在灶上。”儿子见他不言语，又说：“您吃啦？”他含糊地说：“吃啦。”儿子急着说：“跟俺到后坡去看树，还听鸟叫，黄鸟叫得可脆哩！”他懒懒地说：“该歇了。”儿子撒起娇来：“不。”他迟疑地跟在儿子的身后向后坡走去。

收工了。妻子从家里一手提着暖瓶，一手提着网兜，来到后坡。她已梳洗一番，湿漉漉的头发闪着月色的亮光，干净裤褂，微散着肥皂的气味。脸瘦了，却洋溢着精干的神彩。他端详着，思索着。细流似的皱纹里，流逝了几多岁月年华，其间有工作的艰辛和家庭的重载，见老了。“夜深了，小心受凉。”说着，她从网兜里拿出酒瓶和炖鸡：“喝口暖酒身子。”他俩各执一杯，一饮而尽。丈夫诧异了：“你真可以，会花钱了，别喝醉了出洋相。”她兴奋地说：“醉？眼下的日子比酒还醉人呢。”话语被风吹树林的响声淹没了，栖息的鸟群扑棱棱惊鸣着，冲向静谧的山野。

“四舍五入”

楚学晶

春茂老汉种的三十亩“矮丰10号”水稻超产了，公社奖给他四百元奖金和一张“劳动致富”的大红奖状，他把这四十张嘎嘎作响的“大团结”往怀里一揣，径直朝百货商店走去。

“同志！买一台能装进声音的戏匣子！”春茂老汉指着录音机喊着，接着把四百元拍在柜台上。

五里村十里店没有不认识春茂老汉的，他们了解他的底细，见他要买录音机，又惊又奇，纷纷围上来议论。

“这老头钱烧的，也‘老来俏’了。”

“往日一分钱攒出团粉来，今儿成了散财童子……”

“一下子花了四百元，怎么不‘四舍五入’啦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春茂老汉目不识丁，却得了个挺雅的绰号——“四舍五入”。

前几年，在那“大批促大干”的年代里，社员们被割去了所有的“尾巴”。“吃粮靠工分儿，花钱靠小鸡儿，吃盐、划火（火柴）靠小灰儿。”可到秋后算盘珠儿一响，一长串工分的洋号码子，换回一小袋粮食。分值低得只能买张邮票。超支、欠款，社员们花钱买活干。